



吏部尚書李公秉傳

曹州志

李秉字執中曹州籍宣德乙卯領山東鄉薦第一丙辰登進士授福建延平府推官有兇豪爲民害官莫能禦秉廉得其狀卽捕治之因被誣下獄朞年事白兇豪伏狀其名遂起越兩考擢都察院經歷未幾丁內艱服除改戶部主事陞郎中出督鳳陽等處漕運再理宣府糧儲所至事集景泰辛未用薦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叅贊宣府軍務請白金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餉亦足具奏都督紀廣參將楊能怠忽邊備能亦誣秉不法因取回



別用科道連章言風憲糾劾跋扈未辨曲直焉得以  
撫拾之言而改罷 上命御史練綱給事嚴誠往勘  
果切責能等秉復奏准邊軍士雖無妻但有四口同  
居者許支一石之例汰宣府尼僧配軍士無妻者又  
奏都督過興怯懦無謀及叅將方正黃具都指揮王  
良孫安陞官賣宅之罪 上切責良等而以宅付代  
者癸酉有達寇邊牧廷議擊之秉援姚崇不賞邊功  
以息邊釁遂寢虜寇以標掠男婦來易糧米朝議每  
大口一石小口五斗虜不從秉如數與之奏罷叅將  
孫安薦周賢又以張林代江福士論以爲得人嘗條

陳邊務其目曰設武備以畜將材恤孤老以廣仁政  
增衣糧以恤貧寒減縣治以汰冗員汰冗員以節邊  
儲專守備以固城池委將臣以肅邊備行營田以防  
邊患責典守以革奸弊防虜使以杜奸謀停造作以  
安人心修城池以防標掠均田土以息爭端貨官鹽  
以益邊餉悉允而行之數年之間邊境無虞軍民有  
祠之於家者天順改元巡撫江南時郡縣多貪吏去  
其甚者數人餘皆懾服戊寅遷大同坐累去久之召  
復職掌南京院事甲申進右副都御史再巡宣府越  
兩月擢左都御史掌院事屬歲當考察舉劾無所避



公論快焉 上以大同等處邊備廢弛命之整飭虜  
至戰於鳳皇山俘獲萬計無何建州虜酋董山作亂  
仍討平之師還特賜一品服勞以羊酒成化丁亥拜  
吏部尚書錄建州功進太子少保秉素剛直不阿居  
吏部士大夫有聲望者不次進擢以監生雜冗倣古  
身言書判不稱者給冠帶以還人多怨望大臣有忌  
之者嗾給事中蕭彥莊劾其處事乖方遂落太子少  
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  
愠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方秉被劾時六館士願不  
試以贖秉聞薄責乃止丁未進階光祿大夫又二年  
卒年八十有二秉居官介然無敢干以私者居鄉則  
人人得親尤好施予所著有公餘江南雜詠雲中集  
歸田集謚襄敏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

祿大夫少保謚文敏姚公夔墓志銘

商輅

成化癸巳二月九日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姚公卒  
計聞 上震悼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敏恩典甚厚  
公諱夔字大章號損菴先世居汴宋南渡徙家桐廬  
族敦詩禮代有聞人曾祖鼎祖伯華父惟善有隱德  
以公貴祖父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楊妣申  
屠皆贈夫人公生而穎異一歲失怙申屠夫人極力  
撫教三歲口授孝經論語輒能記誦八歲就外傅已



銳然有志於學十三游邑校從楊長教瑛李司訓伯  
與受春秋晝夜淬勵通貫經史爲文雄健有奇氣下  
筆滔滔數千言李嘗語人曰一夔足矣正統戊午舉  
鄉試第一會試辭乙榜入太學進業時祭酒李公時  
勉司業趙公琬一見知爲偉器少保南郡楊公溥尤  
加賞異因遣子壻從學公間游劉忠愍公之門劉許  
與尤至壬戌會試第一癸亥擢吏科給事中首疏入  
事謂脩聖德舉賢才考察有司慎選風憲寬許勅之  
限革監庫之弊立謚法以勸賢銓敎職於便地多見  
採納甲子夏旱奉命祀北鎮雨應時至都御史王

公翺鎮其地喜曰此所謂隨車雨也爲立碑於廟內  
寅持節冊封晉府夫人以疾卒公以不獲奉湯藥爲  
恨號慟屢絕居喪盡禮服闋復任已巳英廟北狩

國勢危疑羣臣勸 邸王進議未決詢諸六科公曰

朝廷任用大臣正爲社稷計何必詢諸小官衆乃詣  
文華殿懇請事遂定十月虜大舉進逼京城衆議戰  
守不一公言兵敗之餘人心未定只宜固守伏兵歸  
路擊之遂上疏遣人間道齋 勅宣府遼東令總兵  
官楊洪曹義各選勁騎刻期以進與京軍內外夾擊  
未幾洪義果統所部兵來賊聞一夕遁去景泰庚午



春廷臣交章薦公才堪大任階南京刑部右侍郎階  
嘉議大夫時刑部規矩廢弛公一以嚴肅振之獄無  
滯囚壬申改南京禮部奉勅考察雲南官吏黜陟允  
當癸酉還朝遂留禮部尋賜誥進通議大夫加贈祖  
父如其官祖妣妣淑人妻封淑人丁丑春正月景  
帝不豫尚書胡公澐在告公強之出十四日率文武  
大臣於左順門問安退集東閣議立皇太子疏  
懇請未允次日公欲率百官伏闕以請是夕與予  
議定遂歸與王夫人決十六日早三鼓至朝房公屬  
予具本稿有陛下爲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正位東宮等語公躍然舉筆於立  
上添一復字時同官鄒公幹等俱稱善已而入朝衆  
議合文武大小官僉名且一樣寫二本因延至十七  
日早變作弗果進英廟復位石亨輩竊弄威權勢  
燄可畏公視之如常亨憾其不附已乘間調公南京  
禮部英廟素知公爲人且聞正月立儲之議未幾  
驛召至京賜二品服轉禮部左侍郎戊寅調吏部  
有真定守以舊賄敗亨挾勢囑復其官同列附亨者  
令擬准藁來判公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必不  
判此藁事竟止亨敗附亨者降黜而公之名益重癸



未遷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公詳雅敬謹明於典禮  
上深嘉之甲申冬 上嗣位命侍經筵賜白金綺  
寶楮成化乙酉 上耕籍田幸太學皆從公所請宴  
賜有加丙戌會試公知貢舉預陳數事以杜僥倖閏  
三月進資政大夫贈封祖考以下皆如制八月公率  
羣臣上封事其略曰 皇上當念 祖宗之付託思  
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恣於宴安肆於逸樂  
以禮法齊家以節儉制用官爵無濫授金帛無妄費  
土木勿妄興齋醮勿頻設出入有防巡遊有度節嗜  
欲養天和留心萬機無忘政務上嘉其言慰諭甚至

丁亥正月錫金織麒麟文綺七月以災異數見乞致  
仕 上曰卿謹慎老成朕方信用不允辭朝鮮進海  
東青公言非故事宜下 詔自今非常貢之物不得  
進以示不寶遠物之意戊子四月以災變率羣臣上  
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  
繁子嗣乞罷西山所建之塔斥面阿叱哩之流留心  
經筵裁決政務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 祖  
宗舊規庶回天意 上嘉納之 慈懿皇太后崩卜  
葬有異議內閣執不可繼之以疏事下禮部公率羣  
臣覆奏詞甚懇切有曰山陵 宗廟聖孝所先綱常



典禮 國家攸重萬一合葬祔廟之禮少有疑沮關係非細豈能保其將來無據理改而從正者 上覽奏感泣卒從其議九月彗見公辭職不允己丑會試公爲知貢舉官三月上疏乞祭先塋 上曰卿老成當朝夕輔朕未可言私六月遷吏部尚書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公熟於事體釐正庶務剗革宿弊品藻人物進退惟公中外稱慶庚寅雨雪失時公率諸司條列政務其末具言可憂之事以冀感悟辛卯秋加太子少保遣中官 賜羊酒寶楮是冬彗出公上疏反覆諷諫言無所諱壬辰南方大風雨水溢公疏言

自前歲彗星示變以來四方漸覺多故 朝廷慮事宜往往不爲深遠之圖自古禍亂常起於災傷饑饉之餘毋謂天道姑息有象無應只圖因循便安於目前也 上是之命禮部卽會議行公自是憂形於色食不甘味上疏乞罷歸田里不許已而疾作日轉劇臨終謂子璧曰吾受 國厚恩不克圖報死後勿隨例請葬祭以重吾過言弗及私公丰神秀朗器識宏偉言論侃侃立朝三十餘年憂國之心老而彌篤每當廷議正色昌言人皆敬服說者謂公可屬大事正直弗徇如古周勃姚崇其人誠知言哉公著述甚

富所存藟直醜堆稿一十卷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贈太保諡

恭簡尹公旻墓誌銘

李東陽

吏部尚書尹公旻既致仕十有八年卒於家上聞訃嗟悼遣官諭祭勅有司治葬事仍贈特進太保諡恭簡賜之詔命褒舊績也公姓尹氏諱旻字同仁世爲濟南歷城人曾祖諱均壽祖諱得名考諱宏舉鄉貢累官泉州知府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夏祖妣虞妣姚皆一品夫人公七歲知讀書稍長下筆數百言正統丁卯以府學生舉鄉貢第一連擢戊辰進士簡入翰林爲庶吉士巳巳



廣雅金 卷之二十四 五十一  
授刑科給事中景泰間值國多事屢有建白皆傳正  
義天順丁丑遷左給事中英廟見其儀觀魁偉音吐  
洪暢欲大用之尋擢通政司右叅議轉左叅議己卯  
旱遣祀海岱禮成而雨庚辰持節封安南國王盡却  
餽遺國人斂服辛巳王師有事於陝西公出總軍餉  
有白金彩幣之賜壬午丁母艱癸未驛召至京師擢  
吏部右侍郎成化己丑遷左侍郎歷王李姚崔四尚  
書皆曰代此位者必公也壬辰漕河壅滯公往督官  
運事遂集癸巳勅拜尚書命侍經筵戊戌加太子少  
保賜玉帶麒麟服己亥加太子太保累進階至光祿

大夫勲柱國甲辰加太子太傅公久掌衡鑑博采公  
議不爲私撓天下翕然稱之有姦吏李孜省者貴幸  
用事憾公甚會公鄉人兵部鄒郎中襲坐累補外諸  
武官奏留之因肆爲媒孽罷其職而落公太子太傅  
仍爲太子少保又訶其子事構成大獄再削職以尚  
書歸公不自辯列惟引咎自責而已今上御極孜省  
旣伏法乃吐實於官諸黨惡者罷黜殆盡而公壽考  
終命竟膺褒卹非獨復其故物而恩禮有加焉然則  
世之以仇怨相傾擠竭計盡勢而不爲後地者亦何  
益哉公素負學識善斷大事尤精鑿疆記每經銓注



雖稠人小吏閱數年猶識其名時料人壽天成敗歷  
歷多奇中故其退也士大夫屢疏薦欲起之而公亦  
老矣惜哉公生永樂壬寅五月二十八日卒以弘治  
癸亥九月十七日壽八十二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古澹李公裕墓誌銘

張 灤

公姓李氏諱裕字資德別號古澹系出唐崇賢館直  
學士善之後世爲江西豐城人祖諱仲止考諱端明  
以公貴二代皆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妣熊氏妣周  
氏皆贈夫人公自髫髻頭角迴殊稍長入學宮才氣  
逼人嘗讀書東樓夜半有紅光燭空隣家誤驚失火  
頃之光乃沒景泰癸酉夙興詣文廟值微雨天未曙  
忽二人擎籠燈自前來迎公恍然莫測比至學無所  
見聞者異之是歲秋領鄉薦甲戌登進士選擢河南



虞德金 卷之二十四 五十二  
道監察御史天順戊寅英廟在御奉命陝西時宿弊  
全積公建言選將練兵汰守令安流民等八事皆報  
可定遠伯石彪冒功首虜廷命覈實彪叔忠國公亨  
以普通關節公焚其書曰媚權臣欺天子吾不敢也  
卒覈實亨果大怒值其敗得免於禍庚辰自陝回都  
御史寇公深方得寵眷待御史甚嚴公英英不少屈  
嘗有指授雖出上意亦堅執不從然上知公守法亦  
不加罪癸未擢陞山東按察使先是屬郡死罪二百  
餘人或經十餘年未決公至悉爲磨勘親鞫之平反  
得釋者無慮過半青州大峴山有寨七十二民避徭

役及殺人爲盜潛伏其間公往督守史捕繫渠魁寘  
之法其逃者悉遣還蠲其逋負自是禍始息成化庚  
寅憲宗皇帝知公政績久次乃擢陝西布政使下車  
甫餘月進順天府尹卽古京兆秩而往往迫於權貴  
事多掣肘惟公屹立不爲搖動至於省物料寬鋪戶  
樽約惜薪司夫役禁奸人不得投獻田土皆有實惠  
於民府入給引鈔貫歲計若干故事爲尹所應得公  
惡損廉悉辭之以充官用癸巳總督漕運缺員以公  
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當其法久弊生皆起於軍官  
培克交兌違期闡河阻淺之故公剔其弊而更之歲



運不稽漕卒亦樂於趨事張秋河至南旺湖以及淮安西湖堤舊用木椿捍水糜費勞民特甚公檄郎中楊恭主事郭昇準所費易爲石甃西河之民至今賴之在淮揚六載每歲秋赴闕會議所建明皆興利除害事戊戌冬丁外艱壬寅起復至京留署院事癸卯進右都御史時風紀稍緩公慨然希蹤前輩欲如顧公佐李公賓所爲者臺省爲之肅然甲辰以讒間調南臺丙午考績至京陛見旣退朝上語近侍曰李都御史好官員也遂留爲工部尚書居無何拜冢宰蓋先是銓曹事多脫誤至是以公任之實出於宸斷也

公感 上知遇精白思報每大選先二日於後堂設一木榻上書皇天鑒之四字公與二侍郎傍坐文選司官前立以缺員與選人一一第資格可否註於手牘謹緘之至期引奏填榜更無舛錯而庶官亦稱得人丁未適天下朝覲公與一二憲臣焚香誓天不敢以私意參其間一時奸貪鮮有漏網者舊制以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條爲黜幽公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創立才力不及一條以處之實愛惜人才之意其法迄今不變一日太監覃昌語鴻臚寺官轉謂公曰先時選官本入 上必丁寧司禮監看詳然後賜允

考察  
創立

不及

一條



近日。上諭昌等曰。李尚書梗直人。必不敢干之。自  
奏入。卽與批。出行之。其見信如此。一日。周宗伯謝司  
空與公同候朝。周曰。昔尹公在吏部。深惡江西人。不  
使居華要。今山東進士選科。道京職者何多。公正色  
曰。掌銓法。惟至公。庶無罪。悔苟有私。釁不但負朝廷。  
其如天下公議何。二公皆歎服。是歲。憲廟上賓。  
孝宗皇帝嗣統。公連疏乞歸。家居獨處。書院終日。燕  
坐。以經史翰墨自娛。公門坊市。不著履跡。先是廷試  
進士。兩爲讀卷官。晚歲。兩遇恩典。進階一品。性素儉。  
朴。每食。不過肉一味。子孫謁見者。必以買田放債爲

戒。所著三朝奏議七卷。雜錄十卷。東藩倡和詩一卷。  
歸田訓一冊。山東雪冤錄一冊。藏於家南臺。史抄政  
事略。餘力集。正家條約。辯誣錄。刊行於世。年八十八  
卒。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恪

耿公裕神道碑

徐溥

公諱裕字好問姓耿氏其先出真定之東鹿有諱昉者仕金爲平定軍宣武指揮使遂爲平定人高祖諱文元國子伴讀遷大寧路推官妣呂氏曾祖諱承祖太常寺太祝贈刑部右侍郎妣康氏贈淑人祖諱綱國初盧氏縣學教諭贈南京刑部尚書妣和氏贈夫人父諱九疇南京刑部尚書謚清惠妣徐氏封太夫人自教諭公官盧氏不歸今爲盧氏人公資稟特異又清惠公爲一代名臣家庭之間漸染有日故公年



少卽有大志景泰巳酉清惠公方以刑部侍郎巡撫於外公侍母太夫人居京師當順天府舉鄉試奏乞就試遂中其選明年登進士第補翰林庶吉士丙子授戶科給事中尋改工科天順丁酉清惠公再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言不當在言路改翰林檢討當是時將臣有怙寵專恣者清惠劾奏之忤旨出爲江西布政使公亦出判泗州旣而丁清惠公憂服滿改定州成化巳酉朝廷知公無罪召還復檢討丙戌同考禮部會試預修英宗實錄進修撰仍充經筵講官癸未陞國子監司業丙申陞祭酒明年擢吏部右侍郎丁母太夫人憂服除轉左侍郎丙午擢本部尚書俄改南京禮部丁未今上卽位轉南京兵部叅贊機務弘治戊申召爲禮部尚書癸丑仍爲吏部明年加太子太保累階至榮祿大夫又二年而卒享年六十七歲公儀觀豐偉鬚髯若神器度弘遠人莫能窺其涯涘初列官清要一旦被斥於外人皆爲公不堪至則孜孜訪求民瘼兩州惠政被於民者甚多在國子時臨諸生舉教條嚴而有恩公而有法時勲戚年幼者奉旨受業公患其難教取其所當習讀者萃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至偶持去上閱之嘉歎及擢



奏 觀 賀 親 王 止  
部 朝 王 止

吏部益慎其職適有執左道以登顯仕者庇其鄉人故公不得安於其位居南京二年鎮靜持重論者以謂得體後既召還禮部當改元之歲多行大典禮公素博雅通知古今能斟酌而行得會通之宜崇王嘗乞詣京師朝賀詔諸臣集議公言王雖至親於制不宜况茲饑歲所過必勞供役民何以堪 上從之四夷貢獅子公言賈胡嗜利受之無益且彼泛海而來非由故道宜卻其物亦從之畿內自宮求進者紛然盈路公上疏請治其罪一時雖不能絕然自是禁例甚嚴無敢再犯者至再掌銓曹感 上知遇益竭心力

凡所舉薦必當其人舊緣傳奉貶謫有求復進用者上疏極陳其弊務宜絕之弟偉任都督府都事秩滿當遷公故緩之曰吾家當如是其無所私如此士大夫方慶公之復用而公不幸一疾遂卒矣內外咸痛惜之公嘗以關輔饑代祀嶽鎮所過輒督有司賑卹還朝上言十事悉下所司議行若事有係於天下者會議於朝必持正道不阿徇人意或舉人才從衆論而用之公退獨居無敢以物私饋者至老不營產業不治居第自奉儉約蕭然如寒士人以爲有清惠公之風公卒之後 上念之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



謚文恪而官其孫爲中書舍人

吏部尚書王公恕傳

王世貞

王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少治易徬通他經子史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业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爲古文辭其學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極經濟而已以是不得留出爲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所讞決必麗情法嘗條刑罰之不中者六事朝廷議行之擢知揚州府揚淮南大都會也恕以直道精心爲之吏民皆愛服歲再饑上疏再請賑度事已迫不待報而發倉庾且別市藥以施病者其人不至後時而殍立書院羣少年諸生於其間而延文學行

揚州  
卷續



刑  
政

誼之士爲之師太守以間按行名諸生褒衣講說恂  
恂禮讓文事亦大振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揚  
人挽留之不得相率伐石勒德政其在江西而嶺寇  
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之轉河南爲左以公  
廉稱賦稅出納吏無所容舞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撫治南陽襄荊諸府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楚之流  
民萃焉日剽攻殺略而曠賊亦不時發時設開府撫  
治而怨首得之軍府取草創恕事事經畫有成算首  
捕獲南陽之爭曠而稱兵者已會兵搗襄盜巢平之  
殲其魁釋脇從之衆累累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

之亂旣捷而大將欲搜山盡取其首以徼功賞恕持  
不可久之乃聽念所從將卒必有乘間爲賊者乃下  
令曰擅殺一人卽抵死衆肅然不敢犯因榜諭流民  
各使復業後流民聚貲立生祠祀恕仍家繪一像母  
憂歸卽家起復巡撫河南以襄南功遷左副都御史  
境內霖旱不相當而又苦蝗大風晝晦乃上疏乞罷  
以謝豫人因極言止營建崇儉約以回天意 詔不  
聽罷而他所疏荒政甚詳 上爲之蠲賦有差列入

荒政

朝議事因復上六事疏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  
歸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請禁抑馬快船齎携



漕政

商貨而縱橫郵道間妨糧運且及弭災數事惓惓民力上為之下蠲租詔改南京戶部復大有所損益部事理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恕於遷若左然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鎮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之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二童子以往而中貴人錢能果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往返數四景等復與其國互市柵載還恕廉得之遣騎道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銀鑄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賄飛章露劾能私通

虞南  
發奸

外夷罪當死報聞當是時灝別為私郵以通滇省會實欲乘間掩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鸚鵡進恕復上章極言明王不貴異物今萬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上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衣書各一橐無纖毫增掌院之未幾叅贊南京守備

衣書  
橐

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如故盡攝營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番使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賈非奉



江南 惠政

旨毋得自為互市考選軍政即同事者無敢干頗不  
便怨而適有與力取中旨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  
史巡撫南畿兼總督糧餉怨益日夜孜孜於職下車  
必首延耆碩降色與談民間利病因而刺及屬城吏  
賢否諸屬城吏故已耳怨名其墨不可洗者望風解  
印綬去留者相刮濯爭欲獻其長以自效以故怨不  
勞力而治乃責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  
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粲槩及庖人賤工  
請稍裁別派市物料織造繒彩及貢獻花木禽鳥請  
賜蠲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

雜稅 貧

贖中 貴人 之罪

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以官田賦  
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  
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  
頌之以為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怨與周枕枕以  
十八年怨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枕彷彿姚元  
之怨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  
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怨疏言帝王之學貴  
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葵皆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  
之道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瑣瑣也佛像外  
道亦不足汗清覽而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



妖術取中旨齋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翫因而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殆盡而官府供億亦不貲人情洵洵怨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王敬亦誣奏怨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其狀上始下敬錦衣獄謫戍之并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怨尋復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時錢能復夤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怨共事然益心服怨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惟有敬事而已怨論其少自抑損坦待之卒無害而怨以年至乞休不許滿丸載加太子少保以秦晉饑

言便宜十事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益大鎮國永昌寺其言直忤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怨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舛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數十萬金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因併復黼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還俊黼南京怨因是益自信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怨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怨疏果至至爲謠曰兩京



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一天子亦漸心厭之而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 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無虛月 上崩 孝廟卽位於是薦恕者無虛日卽家特召之命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乞休不許而改吏部尚書入見卽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而賢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備顧問 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所不聽從何必內閣也 上時釋奠文廟恕請加禮於是孔子前獨用幣改太牢而是時恕侍經筵時酷暑啓 上方汗而盛服疲不堪請暫輟講於宮中進學報許始恕以直諫重天下後進慕說之而 上方開言路各欲有所自見其望恕重而責之深至是御史湯鼎進士董傑都給事中韓重等各疏論經筵講不宜以暑輟恕非所宜言而傑尤激恕不懌待罪私第上疏乞休 上曰君臣之間恩猶父子各陳所見以盡乃職何嫌何疑其亟出勿避恕乃復疏露其意謂人見 朝廷待臣太重責臣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母論臣不敢望司馬光今亦豈熙豐時也 上復優詔畱之乃



止時 上於春宮內臣多所登進又贈服色莊田恕爭之 上與辭以報恕益自奮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御史姜綰等訐而各失實綰等謫而琮獨畱恕謂獨畱琮何以示天下公不聽御史湯胤故嘗以經筵譏恕者他亦諤諤有所論建壽州守劉槩以書稱之引所夢爲證事發而大學士劉吉惡之下 詔獄欲

坐槩妖言律論斬而胤亦與同罪恕力辯其不然

上命姑緩之迨法司讞上槩胤皆減從成陝西巡按御史李興有風裁而微過刻爲同事者所中以多杖人死當大辟恕謂非故勤於法不當大辟亦減從成

修理河橋工竣太監李興乞陞工匠官四人冠帶者

五人恕再執之不可乃上言臣力竭矣惟 陛下慎

之將來耳 上溫旨報聞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糾

總兵安遠柳景不法而爲景所誣與俱罷恕復言紘

不當罷卒奏起爲戶部尚書滿三載考最授光祿火

夫柱國贈及三代 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

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脉牲酒米蔬

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

玉自陳春宮効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逮問之有

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



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且先貴猶据其上濬意弗善也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而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訪詳具奏恕自擬有沮之者必濬也前是無歲不求去乃求去益力至再而上特慰留之居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

報以彰

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

旨令恕着詳回奏恕不懌意文泰受之丘濬且疏辯謂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此非有怨於先帝者即臣傳內所言皆足以昭先

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且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辭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諫君也傳若行有豪傑聞之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

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爲民都御史吳貞貞亦爲



之奮詈且潤色文泰草而授之以上因請逮恕及濬  
貞面質 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宥之俾  
焚其傳草而罷濬貞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辯復  
不聽而恕自此屈矣於是懇疏引疾乞休至再三乃  
許之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勅  
而文泰心怏怏謂濬不能爲之地又二歲濬卒文泰  
在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相公齟王公負  
不義名天下何弔爲時人快之恕家居健無恙日翫  
大學諸書草石渠意見能發前賢所未發而薦紳大  
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謁之再拜叩質疑難恕亦  
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恕  
九十矣 天子遣行人齎手勅宰醴綵幣存問益月  
廩歲夫而諭之言恕乃復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恕噉  
食兼數人至其日而卜減已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  
白氣瀰漫人視之瞑矣計聞 上爲輟朝予祭葬特  
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  
顯而少子承裕遂爲南京戶部尚書有學行不墮其  
聲

太宰王公傳

王恕字宗貫號介菴晚號石渠三原人軀幹偉大貌



豐而見骨微鬚音如洪鐘正統辛酉舉人戊辰進士  
歷官庶吉士評事揚州知府江西右布政提學巡撫  
右左副都御史南京刑部侍郎南京兵部尚書吏部  
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平生篤信好學自始學筮  
仕至卒年九十有三每夜書燈達旦不熄倦則眠覺  
卽誦讀日與士大夫相接終日講說其進德業老而  
忘倦似衛武公然務爲實學不立門戶所業不殊乎  
人而衣錦尚綱則殊所行不異乎人而任重道遠則  
異嘗曰仲尼不爲己甚中庸而已故求道以中庸爲  
的苟合乎此雖芻蕘之言不以爲非儻有不合雖先

儒之言不以爲是其擇乎中庸守而勿失似顏子居  
常反身循理以集義爲事故其浩然之氣剛大莫遏  
似孟子平生不與惡人遊惡人言常祿之外秋毫無  
取省身克己日求寡過其方嚴如程正叔簡而易溫  
而厚見者悅聞者來其和氣如程伯淳其在官也袞  
職有闕以爲己責思補之生民有害以爲己責思除  
之君子未用以爲己責思進之用而有患以爲己責  
思衛之小人未退以爲己責思黜之故當其時天下  
之君子敢爲敢言者皆有所恃而不恐天下之小人  
黨惡害民者皆有所畏而不爲其自任以天下之重



似伊尹應湯之日及巡撫之時凡惠政之行必先鰥寡其有不法雖鰥奄王公有所託而不從雖當路撼之而不搖其王敬王臣錢能段英之屬皆口託天憲以擾民者西廠汪直則屈辱大臣矢射有司者守備蔣琮則勢傾科道者乃皆奏之或誅戮或謫戍或折使屈服罪有攸歸譬之鳳鳴高岡而鷓鴣無聲虎嘯深巖而豺狐遁跡其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似仲山甫才之所施左右咸宜由評事以至侍郎所如底績未嘗一考而輒遷其官此文治綏民之效也其戡亂也在廣平則平吳廣華在荆襄則殲劉千斤石和尚蔣

虎力在雲南則伐羅雄而奠蠻服在湖州則撫民之亂於山西則誅妖賊王良而宥其脅其全活隨在不下數萬餘人至於用兵謀略皆懸合機宜雖良將不過其才兼文武似李衛公其在揚州立資政書院如高尚書銓儲侍郎瓘所造就孔多在江西提學如浮梁戴恭簡珊泰和蕭尚書楨淦縣孫都憲仁安福劉祭酒震皆文藝之外而別其器識誘以遠到在畱都時如錢福不與科舉之列一經品題則名魁天下在兵部則考選京衛得將官四千餘員在吏部政務之暇輒引屬官講學致當世名儒布列函丈又延



訪海內之士隨器薦用如盧氏耿冢宰裕莆田彭少  
宰韶盱江何尚書鑑太原周司徒經錢塘倪宗伯岳  
蘭溪章祭酒懋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以弼成弘治  
之治其誘進後學薦達賢才似范文正荆襄剿賊我  
師失利將欲退走乃鎮定不搖留都有賊夜入寢所  
乃觀書不顧雲南之行儉人欲戕以蠱毒嘗誠以撫  
下居之不疑竟亦無患其經變歷險無所動心似韓  
魏公故劉文和公以國朝第一正人稱之卒 賜祭  
九壇謚曰端毅復 賜祠曰彰德其嘗宦遊之所立  
碑頌德立祠祀焉所著有石渠意見及玩易意見漕  
河通志典籍格言介菴奏議石渠文集各若干

代諫議錄一百卷

關西都御史缺冢宰三原王公薦某官蕭楨及某官  
某人堪任內批不允而命別選二人公執奏曰 陛  
下不以臣爲不才任臣銓選則臣之所舉不効臣之  
罪也且 陛下安知蕭楨等之不可用而拒臣也是  
必左右近臣別有所主而圖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  
固此位臣誠不能臣之所知楨與某 陛下旣以爲  
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歸老 上優詔慰  
之竟用蕭楨稱其任說者謂公是舉有過於趙普



牘之勇果云 復齋日記

弘治間 上用常州監生湯棨言其鄉人段銓有古書名截江網盧岐僧院有畫刻絲作羅漢觀音像遣棨馳傳取之王端毅公聞之遂上言大要謂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帝王身兼治教之責以為億兆之主故其學不在乎博在乎知要至於諸儒訓詁簡編浩翰既非帝王所能徧觀盡讀他如老佛之學神仙之說黃白之術清淨寂滅妖恠妄誕尤非帝王所當留意也又上林苑監錄事邵義以傳奉驟遷蘇州府通判公具疏論之曰邵義先為錄事正九品官也今驟

遷通判正六品也無乃有壞選法選法壞則士無志奔競之風起天下之事日壞矣 上為罷義順德知府黎永明以毆公使人獲譴浙江布政使劉福等以督造段疋不如法致罪二罪已會赦而不原公具疏言詔者國之號令敷恩澤感人心而示信於天下者也當黎永明犯罪之時為法司者能如釋之之執奏 陛下寬仁未有不賜俞允黎永明等未有不蒙恩宥天下後世未有不稱 陛下如文帝稱執法之臣如釋之者而迺阿順至此比聞鎮守內臣有許問四品官及受民詞之命公又具疏言國家律令有云



凡在京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不許  
擅問按察司及有司見問公事但有干連軍官及承  
告官軍不公不法等事須要密切實封奏聞不許擅  
自勾問又有例不許鎮守總兵等官接受民詞此  
祖宗之成憲所宜遵守而不易也今某者欲專大權  
假以貪官怠政爲詞朦朧奏請提問四品以下職官  
朝廷一時不察允其所奏又許接軍民詞訟某雖  
有才識可以委用終繫內廷近侍稽之 祖訓條章  
自有本等職掌糾劾提刑非其所司今不分四品五  
品不問文職軍職竝聽提問是 祖宗累世之憲章

由斯人而變革

朝廷百年之紀綱由斯人而廢壞

臣竊痛心

哀談

王端毅公恕初知揚州折獄咸得其情有一老婦常  
誣隣人爲盜公閱其贓有二裙一寬而長一短而窄  
老婦謂其子婦之裙其隣謂其嫂與妻之裙公詰老  
婦曰爾一人之裙詎宜有長短廣狹不同耶遂明其  
非盜有二人爭牛公給之曰一牛而二人爭之吾將  
焉歸盍以入官命左右拽出之其一人默然一人喧  
爭不已公以與爭者曰此已物也故恹恹如此人稱

公爲神明

椰椰漫抄



王端毅巡撫蘇松以災異自陳上疏曰臣奉命巡撫節據撫屬申呈各部勘合派買各項物料未免取辦於民里甲多致逃移臣惟凡此之類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可缺者糧餉軍需不可缺者也花樣段疋可減省者也珍奇玩好可缺者也今當軍民凋弊之際凡百冗費但宜樽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俾軍民息肩寔爲社稷之福又兩京一應收受錢糧內外官員請勅戒諭各公乃心憫念民艱母才蹬留難母巧取財物母多收斛面務愛惜民力培養元氣如或不悛令科道官指實

奏拿問則東南困苦庶其少甦矣

上命查理禁

約傳

王端毅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盱眙何公太原周公錢唐倪公才猷風節維國之禎皆豐苞數世之培植海內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宣謀猷輸忠赤同寅協恭以毘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下追思遐詠而不能已忠諫久廢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迂直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裁抑僥倖褒崇名節無敢以私于者

神道碑



公至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爲書一言一動必揆諸矩度公問蔡清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清言事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官旣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識見旣淺踐履必薄規爲必麤以此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急於仕且令靜覽羣書間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虎齋集

河南耿公裕爲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二三原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

嘗買油故每過輒而城而行蓋愧之也後耿公代王公爲吏書嘗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騎一騾而已有司驛遞何曾承奉之又公女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雇兩人小轎嘗以銀二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丁寧切勿使公知之其刑干之化非一日矣

哀談

昔三原王公在留都其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國家故無一日不與賢士大夫來往嘗一日出有狂夫向之呼萬歲入部延屬僚諮之婁駕部曰昔張忠定公行軍三軍呼萬歲公曰止勿言卽回衣冠坐廳上戒



閣人謝賓客勿通反覆思得數策明早請婁駕部語之婁不答公乃問曰當時忠定何以處之曰亟下馬同呼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之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無事終日思而不足其好善如此吾兄爲國柱石爲縉紳楷模其志與三原公先後一致也但未知門下士孰可爲吾兄師者孰可爲吾兄友有又孰可爲汲引而長養成就之者天下事可憂惟此一著可以應急可以定傾可以任重保大吾兄願之意焉

魏莊渠與聞淵中書

李康惠公爲刑部屬見素林公爲僉都謂李曰昔

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爲天下國家故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何寥寥豈吾不能屈已邪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人曰司寇張公實太宰楊應寧司諫楊方震請各問所長曰某長於某請各問所短曰某短於某請問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林因虛心問焉曰承勛每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所短其亦在是乎林大歎服前輩風度如此願吾兄以三原公見素爲法屈已下賢博求人才以自助益亦因而汲引成就後生斯固吾兄成已成物之功也



鄉別於嶺南校謂子庸曰吾兄每言無適而非道若  
見得無適而是道則學大進矣亦嘗與吾兄有言不  
識尚可爲韋弦之助否肅齋公旣去前所行二政勢  
必動搖他日小民復受弊而追思其利彌覺多事矣

魏莊渠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都察院

左都御史致仕進階特進榮祿大夫贈太保

屠公瀟神道碑銘

李東陽

公諱瀟字朝宗其先汴人從宋南渡遷淮陰再遷無  
錫五世祖諱季始始遷鄞曾祖諱順祖諱子真皆贈  
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父諱瑜累封榮  
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公始登第卽以疾乞歸  
越五年辛卯試監察御史壬辰實授勾稽湖廣軍儲  
情法兩盡甲午巡按四川革舊弊十事王襄敏掌院  
令總諸道章奏且薦其可大用辛丑起擢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至乙巳歷遷至右都御史或譖之調掌南  
京院事占城國爲安南所侵王子古來奔廣東使愬  
於朝公受往勘移檄安南諭以福禍辭對甚婉因  
請停冊使俾古來就館受封募健勇千人乘海舟二  
十護歸國古來以金寶飾器異香奇木爲報公峻却  
之國人爲以疏請上命公受之再辭乃止弘治改  
元戊申命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其地公乞終養  
不許督討徭賊俘斬數百計賜白金綵幣已酉  
召掌院事庚戌以疾懇辭辛亥乃得請道聞母徐夫  
人喪癸丑南院闕廷議以公名上特命還掌院進

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以災異陳二十事多見采納  
寧化王罪干倫理頗涉曖昧旣遣官覈實逮至京師  
辭不服公槌其疑誤稍開其端多所寬釋會榮祿公  
疾以詩趣歸因復乞終養不許丙辰吏部闕廷薦四  
人上親書公名付內閣陞吏部尚書太子少保如  
故公博采輿論務公黜陟每考察見以喪去任者非  
大過不去註選至惡地必停筆良久務以土俗稍宜  
者補之內降頗冗以災異執奏言甚剴切重建清寧  
宮成詔西僧慶讚公率諸大臣力陳不可又以彗  
見會奏十事早視朝勤聽政其首也丁巳秩滿加太



于太保公以親年踰八十請預 賜封誥許之戊午

今上在儲宮出閣進學加太子太傅進階光祿大

夫勲柱國 賜麒麟服庚申周文端以戶部尚書致

仕公因召對言周經不宜退雖忤 旨不變因乞致

仕特賜勅給驛令有司月給廩粟歲給輿隸歸一年

居父喪乙丑 今上登極以詔例進階特進榮祿大

夫正德戊辰復勅召至京仍以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兼左都御史賜蟒衣玉帶及御製龍文詩歷代通鑑

纂要時逆瑾盜政先有都御史笞辱御史以徼寵倖

瑾以激公公不肯有以私憾族瑾鉤擿兵部尚書劉

公大夏往事爲罪必欲寘之死公委曲調護乃得減

論其他隨事旋幹者尤多瑾意不滿再奪月俸公亦

自度勢不可支復乞致仕以去壬申九月無疾而終

壽七十二 上輟視朝一日贈太保公體貌魁碩器

宇宏闊達治體精法比每值疑事大獄對衆屬藁不

煩竄易然自處謙遜未嘗挾以驕人在吏部嘗援王

文端王忠肅故事請起王端毅與之共事及與兵部

尚書馬端肅同爲太子太傅部當班上謂其先進特

疏讓之

太宰屠襄惠公瀟部堂燕居令辦事官捧硯時公新



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硯汁狼籍公衣惶懼息頓  
頰請罪公曰去去汝何爲者吾方惡其泰白而易汗  
也此與韓魏公不責碎盞吏同襟度矣鄉有柴姓者  
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於公意公必大加譴  
責詰發其奸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爲吾子亦不辱但  
難爲汝父耳法有明禁自今慎無復爲此其人頓首  
而退歸營第宅規畫已定前爲老嫗敗屋二楹適當  
門樓之基屢使人從容譬說而欲券之其嫗堅不聽  
命旣得吉矣公於丙夜從一小奚往扣其門嫗曰扣  
門者爲誰小奚告之嫗曰此不過欲券吾屋耳此吾  
死生所也券則須徙吾惇惇老寡將安歸乎公曰汝  
第起吾與汝商之汝意不過憚徙耳今券而不汝徙  
也但去敗屋而更之新聽汝居也不限以年令汝子  
以其貲買販稍爲生殖俟別有家也而方議去住不  
亦可乎嫗曰卽如是幸甚但煩明載券中耳公乃袖  
出柴薪二錠凡重二十四兩浮其直付之嫗乃以其  
子販粥日有生息久之告公辭去公遽止之曰此可  
相安不汝厭也嫗曰賴公之賜天亦助之今已立業  
娶婦矣擇日當徙復何待乎公曰嫗幸得所其如去  
舊鄰何款以飯食爲之惆悵而遣之鄞洞雲張翁尚



書文定公邦奇之父也公爲學憲時其聽事僅二楹  
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乃其叔之居也適叔有宿  
逋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問價幾  
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公訝  
問故翁歎曰噫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柱使其夫  
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  
還之遽抽身取券翁又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入  
手償人去矣將若之何公曰第併其價不取可也翁  
乃忻然曰若然慰我甚矣吁翁之孝友仁慈載諸傳  
誌允哉淳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勲  
名道德卓然爲一代純臣也



吏部尚書倪文毅公岳傳

吳寬

公諱岳字舜咨姓倪氏其先從宋南渡家於錢塘國  
初詔徙江浙諸省民實京師公之高祖啓在徙中故  
今爲上元人自啓以下三世皆未顯至公之父謙在  
英宗之世始以進士及第入翰林仕至南京禮部  
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文僖文僖嘗奉命祀北嶽  
其配姚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子文僖因  
名曰岳即公公生而瓌頤迴異常兒性更孝姚夫人  
沒時年甫七歲居喪哀而盡禮弔客歎異幼即知向  
學業文之餘兼通吏事偶有羣吏將赴吏部試戲出



獄詞爲題令剖斷旁觀者曰此老吏筆也識者已知公他日非特以文名者文僖以翰林學士主順天府鄉試爲怨家中傷謫戍宣府公從行患難中學業益勤旣長文僖擇日筮賓爲行冠禮邊人環觀歎羨自是習行之天順壬午以宣府學生鄉試中式甲申登進士第年二十一選爲庶吉士績學翰林預修英宗實錄成化乙酉授編修實錄成加俸一級先是文僖用詔恩復學士一時父子同在翰林人以爲榮後文僖擢南京禮部侍郎致仕家居公乞歸省因過錢塘展墓還任乙未秩滿進侍讀明年選充經筵講官於是文僖再起爲尚書仍以疾致仕公再乞歸侍竟遭喪服除還任適 今上爲 皇太子講學春官詔輯文華大訓內閣大臣首以公名上壬寅書成進學士甲辰充春官講讀官丙午擢禮部右侍郎仍 命經筵進講弘治戊申爲 今上卽位改元之歲進左侍郎癸丑拜尚書丙辰加太子少保改南京吏部尚書己未再改兵部賜勅叅贊機務明年召爲吏部尚書兼太子少保如故公狀魁岸目光炯炯袍笏偉然望之如神天資明睿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初在翰林凡考校纂修綽有餘力每進講 上前以古義附時



事為勸其言剴切而音吐洪暢人擬之范祖禹

屢屬目始有大用意及在禮部遇事如素習無難易

即治累遇行大禮凡載於儀注者既多贊相合禮若

國朝自德祖以下九廟已備及憲宗山陵禮畢

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下禮部集廷臣議或以

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祧至太祖為百世不遷

之祖公以此說固所以尊太祖然豈太祖崇本

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其意蓋出於此國家自德祖以上莫推

其世則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懿僖仁三

祖以次當祧至太祖太宗為周之文武百世不遷

今憲宗升祔當祧懿祖一廟宜於太廟寢殿

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

主合享亦應古禘祭之制時又有言孝穆太后當

祔廟者復詔議之公言周之姜嫄為帝嚳次妃后

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

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證也且唐宋以來皆

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是已今孝穆神主宜於奉

先殿旁別立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知禮者

皆以其言為然奏上詔悉從之二疏蓋皆出公手

廟制

議祧



議孔廟從祀

云時 今上初元慨然欲新庶政公與同官協心輔政首革淫祠正神號將舉宿弊盡除之建言者因及孔廟從祀諸賢亦宜改正公言漢儒專門六經轉相傳授煨燼之餘賴以不墜其間諸儒立身不無可議然傳經之功自不可泯故自唐以來列於從祀彼七十子名字載於遷史已久又何必以區區臆見追論於千百年之後哉遂格不行未幾尚書耿公自南京召至適以災異求言公偕上七事又以八事繼之大率勸 上躬節儉以先天下言今天下奢靡成俗財匱民窮惟從所好而已且天下之土地有限而宗室

之分封益增百年後又將何以處之宜以時減殺又近歲額外設官頗濫凡所供給皆出於民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革公嘗以所當言者尚多不能專主爲恨及拜尚書適京師有大雨雹之變卽上言天之告陛下至矣蓋變不虛生宜深求其故以回天意可也又勸 上勤講學開言路黜奸貪進忠直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番僧惑世以異術售不宜復召而來賈胡邀利以夷獸進宜卻而去故事四方奏報災異多不能數奏惟歲終一上至公次其日月先後援引經史爲證言甚懇至欲 上下同加修省不事虛



文 上嘉納之尤嚴度僧道之禁以爲近世弊事莫甚於此有言及者輒闢之旣以政事爲已任士大夫爭推重其才然所以取怨於人者亦多矣在南京吏部奉詔考覈諸司人服其公明無異議者以災異疊見率諸公卿條奏二十事如法 祖宗謹好尚恤軍民選將帥積邊儲等事皆切於時後復以清寧官災再以二十八事上 詔皆下諸司看詳行之公旣有才具部事益簡人以爲不足爲竟改任自永樂間遷都於北每以武臣一人有重望者畱後而以兵部尚書共事故其責任視他部爲重人以公爲宜一時武

備修舉軍民倚重相戒不敢犯法留都肅然於是上知公果可大用始有吏部之 命公居常則能鑒別人物一旦當銓選抑揚進退各當其才或言別白太過終當召怨公不卹曰吾知冢宰之職當如是若諸末務不喜紛更日昃退歸私第若無事者當廷議凡軍民利病能究知其故正色侃侃言之衆亦惟公一言而定天下想望其風采方以吏部得人賀而公以疾不起矣年五十八疾革昏憤口喃喃猶及禦虜事蓋時邊報方急也索筆作書惟及朝政其殉國之心至死不已自幼事其父與繼母郭夫人能盡子道



友愛諸弟不以異母間其恩意諸弟亦謹事之至於親戚故舊所以周卹之者尤至平生馭下雖嚴然未嘗妄笞辱一人故人望其外若不可親其中心實厚也卒之日人莫不痛惜之上聞訃震悼特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毅公娶盧氏生一子天繼娶袁氏無子以弟阜之子霽爲後霽蒙恩授中書舍人三弟阜登進士第今爲工部郎中寬與公同朝三十年同在翰林同侍春宮頗知公乃因阜等之請爲傳其平生藏於家論曰國朝罷中書省專任六部治政事聖謨深遠超出前古當時尤慎簡六部之長欲其練習庶務俾三歲更迭爲之後旣不行有缺止於轉遷而已百餘年來政事舉息則存乎其人若其間或稍自振迅衆輒相顧而驚以爲立異故東漢時在位者多清確謹畏循常襲故之人其弊必至取媚於時如胡伯始而後已如文毅公爲人挺然任事不少避忌其亦有大臣之風者哉

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公父子始文集並傳自王忠文後再見云



吏部尚書馬公文升傳

王世貞

馬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羣兒戲角之，靡不仆者。七歲讀書，知大義。踰冠舉鄉試，二十六登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才，選授監察御史，勤力自課，所論建靡不依。傅大體時，領臺事者王文、王翱皆嚴重，鮮可而獨寄腹。文升以爲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稱。墨吏相率望風解印綬去，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獨文升能制之。小斂戢人，爲諺語以美焉。進南京大理寺



卿丁父憂歸成化之初固原土夷滿四與其黨劫其  
從子指揮壽據石城以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將討  
之大敗事聞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復大敗 詔逮巡  
撫諸臣俱下獄而卽家超文升爲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代之巡撫俾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  
萬人往討文升馳急傳十日而至陝時兵已發則簡  
練其畱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  
忠屯中路賊來敵與戰殺傷相當居數日復戰少利  
而伏羌伯毛忠意輕敵先登賊徼其歸路戰死衆懼  
欲退而文升乃率麾下爲後繼且令斬先退者衆始

得不敗文升復言於項忠盡焚城旁草及斷汲路賊  
始稍稍困詐請降項忠與總兵劉玉以輕騎往未得  
要領而文升復繼之滿壽乃乘間出降而滿四等復  
鼓噪堅守會得降人楊虎力故與滿四腹心使爲間  
而誘之出伏兵執之石城尋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  
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文升請於項忠  
釋使歸里而命右布政余子俊平夷其險斂戰酋悉  
瘞之以少牢祭其人悅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仍  
賜金帛漢中流民李胡子倡妖言挾其衆以叛潼關  
軍餘火竭兒蒲城民王彪負山鑄山因肆爲劫掠文



升悉捕滅之滅西固番族之不卽命者三十餘曹虜  
牧河套將窺伺我文升多築城堡募土民數千授之  
兵使相聚保虜乃徙去臨洮鞏昌饑延綏旱文升前  
後設法轉芻粟給之所全活以萬計時茶法已久弛  
文升飭之以易番馬八千餘匹軍中騎皆給遂疏言  
時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上皆嘉納進提督甘涼寧  
夏三鎮軍務虜寇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  
擒其平章迭列孫虜復寇韋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  
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二百餘獲其馬  
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之遂

進兵平岷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爲夸  
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  
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奉出飭薊門以東至  
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  
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  
升而爲巡撫多詞伺將吏小罪輒逮逮輒罰馬而釋  
之將吏旣怨且狎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  
五條因反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  
哈移文訐驗夷管指揮受其真珠豹皮官爲究管指  
揮懼賂其都督產察使繫答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



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聞鉞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而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亦以朝廷昔誅董山詭不平因畱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鉞集兵拒之則已去矣獨近塞者僧格等十八族皆已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畱其使走之撫順所白其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搗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方銳功名欲自往爲言於上遣太監懷恩覃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而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恩

曰然則撫之乎撫之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可也其意欲以沮汪直而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上卽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而直聞亦有所憾於文升矣文升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數百人撫以好語且給之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撫文升察其意不盡實乃具言其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因兵威以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意不能已欲自出以爲功至遼左而事定矣文升與議戒勿用兵直亦陽聽納然銜其敵禮且無所饋而陳鉞



則飭廚傳盛爲供張見直叩頭便辟左右僣從皆有  
賄相與謀而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綵幣羊酒理  
部事而直則已密疏言文升實激之變於是復偕刑  
部尚書林聰等往勘如直言而文升得戍四  
之重慶衛天下聞而寃之汪直旣傾文升則偕陳  
天發兵破諸屬夷鉞拜賞賜傾府庫未久皆敗而立  
復起以左副都御史撫遼東士卒皆鼓舞而當陳鈇厚  
者不能無自疑文升坦懷待之而日孜孜理軍政且  
禁戢中貴人洪義總兵緱縑之爲腹人益稱之亾何  
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文升至而  
其地旱文升策之歲且侵乃預江南糧二十萬石舟  
費十萬兩免一切採辦以待之歲果侵文升出以賑  
貸且平糶藉而毋流莩名拜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  
方困用兵思所以休息之而貴州都勻之叛苗不卽  
命守臣請合三鎮兵追討文升議不可惟遣官勘處  
而已卒無他時 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引代  
文升而間之 中旨調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畱  
政爲一新 孝宗皇帝立名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入  
見於文華殿賜綵織緋衣一襲從幸太學坐聽講於  
彝倫堂侍經筵賜白金文幣寶鈔 上躬耕籍田與



行九推禮既宴而教坊以禱伎陳且出褻語文升正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而褻語何爲咸逡巡却避公卿愧之時太監陳喜以方士鄧常恩言誘先帝於嶽鎮海濱俱立碑爲隱語下寘寶物厭鎮文升請悉仆碑發函入寶物於官從之乃復條上十五事如簡風憲重刑獄禁撫拾嚴考覈申命令廣儲蓄驅術士清僧道節財用皆鑿鑿中窾上皆爲嘉納時上山陵未畢而中官郭鏞請益選二妃以廣儲嗣文升獨持不可而少詹事謝遷亦言之乃寢四川山西浙江建昌災異洊作文升上書言之語甚危且請行賑施蠲採辦銀課與額外徵稅特命文升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二品滿初考時子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尋復爲兵部尚書京師大水上疏陳時事十餘條於貴幸多所侵而嚴覈六軍諸校斥其貪黷選悞者三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警文升門又飛書證其過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爲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上



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 賜上尊脯備因問計文  
升謂此虜方敗於他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密爲之  
備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之五州地  
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文升言萬里隄度固難且不  
足塵 九重顧而會二國各入貢貢使至乃請面折  
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且厚賜之歸而果  
還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姪溥相讐殺巡撫欲因以  
爲功請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  
款請死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陝西山西旱文  
升請亟 勅撫臣發廩以賑遣使崇祀羣神爲民祈

請馬政弊甚苦孳生寄養者復請覆覈減定其額著  
爲令 上以文升在任久特加太子少保久之又加  
太子太保 皇太子出閣講學再進少保太子太傅  
階光祿大夫勲柱國而文升上章請擇正人輔導以  
端 聖功得諭德王鏊等十餘人有 旨傳陞畫工  
張玘等二十七員爲錦衣千戶文升力諍謂此 先  
朝弊孔賴 上初窒之今復啓之耶且無功而冒武  
職使邊將解體而江南歲侵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  
指揮等官文升復諍以爲授以散官可也授之指揮  
亦能使邊將解體 上皆爲停弗行貴州苗叛文升



奏遣鎮遠侯顧溥討之克其寨數十斬馘數千級苗  
遂平西虜數入寇甘涼文升請使遊擊將軍魯麟擊  
之而調延綏洮河兵爲後繼斬其剽掠者百五十騎  
虜乃退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也 文皇帝寵其  
王子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  
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爲吐魯番酋鎖  
檀阿力所擒鹵人畜併奪其金印以去鎖檀阿力死  
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  
爲忠順王填之阿黑麻怨明賞薄陝巴賤種也何得  
王哈密復輕兵入哈密虜陝巴及金印以去而使其

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守之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  
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  
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  
夜坎城登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  
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而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  
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  
復爲赤斤衛兵所徼殺殆盡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  
陝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  
而哈密復矣皇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 皇太后同  
居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亟議修建文升上言



團營軍徭於役甚矣不可復相苦楚蜀災亦不勝採  
伐而三廠有儲木尚可材太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  
資工匠木石費也不足則幸發內帑數萬金以繼之  
報可蓋落成而公私不告匱 皇太后徙居之歡甚  
予文升一子錦衣百戶 賜錦幣亦優等而北虜火  
篩大入邊殺掠吏民 上憂之甚 召對便殿 賜  
酒饌給筆札詢以戰守之策文升乃薦保國公朱暉  
等十餘人使選練營卒待報啓行責沿邊諸將堅壁  
清野謹烽火急收聚虜雖誑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  
尚書已首推文升矣給事中言非文升不可於是用

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以慰賞之陝西諸郡地震梁  
水湧多壞廬舍文升乃復條上十餘事而其切陝利  
弊者取回織造叛羯中官停止不急征斂 上卽行  
之又嘗鑄玄帝像二使中官送之武當山文升諍之  
切 上謝謂卿言是業已行矣其戒中官自飭斂倪  
岳卒文升竟爲吏部尚書明年當大計天下吏 上  
召文升至煖閣而諭之曰天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  
採訪毋縱毋枉以彰黜陟之典文升頓首曰 陛下  
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貴人掖之下  
階自是所汰不職者二千餘人皆當至考察京僚而



給事中吳舜王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論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等白其繇至議察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 天子法悉署去之人亦無間言雲南夷猛密叛木邦不肯下有毛參政者躁喜事因孟養兵以攻猛密設伏邀擊大破之殺獲且盡孟養之帥思祿怒大發兵破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撫臣諭使還猛密寨不聽則請討孟養下廷臣議文升曰孟養所云報讐者名爲我也且蠻夷自相殺而我乃爲不令之臣役何也請毋發兵而以 詔旨切責孟養諭之利害孟養大懼上書謝罪因盡歸猛

密十七寨猛密亦上書陳謝 上悅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時風雨壞南京鳳陽 諸陵廟文升因悉攷天下災異上之而條修省十餘事已又條汰冗員育人才愴民瘼清屯田重鹽法廣儲積撫流移革吏弊修武備慎刑獄十事皆 優詔嘉納始文升之爲都察院兵部與吏部王恕皆知無不言恕直而剴文升練而詳每一疏出天下爭傳誦之而所樹立亦堅定中貴人李廣敗時王恕久已去公卿無不見染者彈疏蝟上獨不能及文升以是名聲益著 天子亦嚴而馮之迨任兵部久虜警克斥不能盡得諸少



年心而在吏部且八十材力亦微示倦 天子方嚮  
信大臣劉大夏戴珊等文升與內閣劉健等皆不能  
不少讓矣 上崩梓宮當出德勝門文升以君臣分  
深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 武宗立諸大禮皆  
預與劉健首面慰賜亦加於弘治初時承運庫臣言  
上卽大位吉凶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  
萬兩戶部計無所之則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勛親  
莊田租課者文升言 人主卽位例推恩恩未下而  
先奪之非禮也時已預籍諸藩司及大郡帑積數請  
使進之可得數十百萬果足而弘治中 上最慎名

器然傳陞者猶七百六十三人文升悉革之又請籍  
寧晉河間靜海 皇莊地悉以予民而收其賦爲

太后兩宮用因革中貴人之主莊者御馬監太監王  
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李鼎等七人楷篆西  
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  
無行且不良於書者而復用之何以杜倖進乃別選  
八人以進而給事中安奎因刺得王瑞納賄狀劾之  
瑞慚恚誣文升抗 旨更下內閣府部大臣會議如  
文升請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  
居位久其左侍郎焦芳鄉人也而覬之會楚人熊繡



爲兵部左侍郎文升推之總制兩廣怏怏不欲行流言聞於鄉人御史何天衢因劾文升衰老不任文升再疏乞歸報許而御史王時中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爲文升劾大夏珪二公皆賢者相繼亦懇歸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文升之歸人主尚優禮之賜勅予寶鏹錦綵馳驛以行月給祿米六石歲給夫八名供帳傾都嘖嘖以爲畱戾疏傳不能過也歸後又三年而焦芳猶修郟構於中貴人瑾用小快削其官秩尋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斥贈文升太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鐃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文升家在焉捨弗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人謂盜亦有公是非云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大

子太保許公進墓誌銘

景 暘

公諱進字季升號東崖姓許氏河南靈寶人系出周  
文叔至隋楚州刺史法光生唐譙國公紹紹生圉師  
爲左相圉師生力士洛州長史力士生欽寂欽寂生  
輔乾海東慰勞使輔乾生經同州刺史因家同州經  
生克一克一生田田生承宣宋給事中承宣生大用  
國子博士待用生巨圭舉進士巨圭生宗都官員外  
郎宗生才舉進士贈少傅才生簡端明殿學士簡生  
東遷長安東生祥祥生佐金大定中進士佐生炳軍



千戶炳生威兵馬都元帥因西征過靈寶愛其風上  
秀麗遂卜居梁村焉威生本本生玉俱百戶玉生五  
五生九九娶何氏生仕信仕信娶同邑禮部員外郎  
陳晟女生實實娶焦氏生安定教諭娶何氏生公十  
歲隨教諭公任安定授禮經天順壬午領鄉薦成化  
丙戌舉進士授監察御史按治甘肅俱克樹風裁太  
監汪直妄殺建州夷人以冒功御史強珍劾之直誣  
奏珍逮入獄公具疏劾直畱中不出人多危公已而  
得旨珍謫戍遼東公奪俸又劾奏直黨摘發直鍛  
鍊之獄憲廟是之遂禁緝訪官校直怒公竟以章

疏字訛奏之杖於朝幾殆壬寅擢山東按察副使爲  
鄉試監臨官司事者欲私一貴介公堅不可乃止東  
昌武弁子懷金歸與所厚生遇飲於酒家暮散武弁  
子被殺且無首執生於官不勝拷掠卽誣伏公知其  
寃私念必酒家殺之又意貧人得金必易貨忽通名  
邑商人莫測其故至則驗閱私曆見酒家以殺之次  
三日易布數疋一鞫卽服始獲死首於空桑中人以  
爲神明焉其他類此者甚多弘治戊申遷廣西按察  
使未幾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贊理軍務屢條陳  
邊事上多從之武邑王聰沐兇縱不檢公奏黜爲



庶人大監石巖貪暴公劾之巖銜公誣公擅用旗幟  
謫兗州知府甲寅遷陝西按察使時北虜大寇甘涼  
以公爲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公處得宜屢有斬獲  
邊陲遂安哈密舊爲羈縻番屬捍禦西戎與土魯番  
構隙其酋牙蘭逐忠順王陝巴而據其城池爲患幾  
二十年公遣人於罕東赤斤等處宣布恩威時加犒  
賚得其歡心爭爲用命乃統官軍至肅州命副總兵  
彭清出嘉峪關調赤斤罕東等處兵馬聲援直抵哈  
密克復故城城破之日城中土人爲牙蘭脅從者八  
百人聞兵至懼誅登高堂不下公開諭之始下當時

有欲屠之以圖功者公不從卒得全活丙辰遷右副  
都御史巡撫陝西丁巳 名爲戶部右侍郎進左侍  
郎 賜誥進階通議大夫贈祖考皆如其官贈祖妣  
妣配張氏封繼高氏俱爲淑人蔭孫一人爲國子生  
刑部主事鄭嶽無罪下獄公爲疏雪之彗星見公與  
周司徒上言宜加修省明用舍省糜費等事庚申北  
虜寇大同 上命兼左僉都御史提督宣大諸軍事  
法令嚴峻忤權貴竟坐奏劾將官不公勒令致仕公  
歸築東崖精舍遊息其中若無意於世者而廷臣論  
薦凡四十餘疏正德乙丑乃起公未行政改兵部左侍



郎提督京營兵馬尋進兵部尚書

賜蟒衣上疏勸

上勤學問戒遊逸

上嘉納之每於團營操練必

指授方略而南北各邊事機處置周悉凡權貴請託多執不從改吏部尚書 賜玉帶加太子少保階資

德大夫正治上卿賊瑾秉政與公不協誣以他事令致仕久之又令冠帶閒住庚午八月十八日卒於正寢歿時聞空中有聲如雷先是有流火入宅蓋不偶也享年七十有四賊瑾敗 朝廷用言者復公官遣官諭祭營葬贈太子太保配張氏邑處士張本女有賢行先卒繼配高氏側室翟氏子男八人日詔張出

舉人早卒日詔給事中改檢討出爲全州判官日讚御史改編修出爲臨淄知縣日記日詩邑庠生日詞日論俱高出日誌翟出公器宇魁梧賦性端方肆力經史作詩文春容典雅性至孝嘗承教諭公庭訓撻破指甲後每舉指輒感泣不已事二兄敬愛兼至家素饒裕而自奉儉約甚惡貪婪歷官垂四十年冰蘖之聲始終一節議者謂公剛方正大縉紳鮮儔其邊功類韓琦明斷類包拯立朝大節貶黜不屈類唐介晚年退而不用用而未究人以爲歉然祿位名壽兼備子孫蕃衍科第不乏天之所以報公者未有艾也



唐書金 卷之二十四  
斤著有東崖集憲臺議平番始末諸作

張綵

張綵安定人舉弘治中進士授吏部主事遷員外郎  
再遷文選郎中綵內負文武略而恢廓自信不護小  
短人咸大期之偶與一給事中忤露章劾綵罪格不  
行綵卽移病歸里久之楊一清總制三邊力薦綵自  
代而劉瑾其鄉人也又素聞綵名因著令曰病過期  
不愈者斥爲民綵迫乃就道旣見瑾高冠粲衣貌白  
皙長偉鬚眉鬱然望之又詞辯泉湧瑾大敬愛執手  
移晷曰子神人也我何以得遇子卽日擢文選郎中  
某內批綵代之綵自是易心死向瑾矣尚書許進稍



中立微欲爲異同瑾惡之綵因媒孽去進尚書劉宇代宇故瑾門人也益降卑言色接綵綵嘗抱案立語宇俯僂不敢當文選半歲遷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踰月擢吏部左侍郎瑾遂欲大貴綵命劉宇入閣綵代之歲中自郎署首六卿僚友如故惴惴進左右白事綵厲色亾所假劉瑾嘗出休沐六卿往候晨至晡未見綵故徐徐來直入瑾小閣飲數杯乃出揖衆入衆以是益恚畏綵所以見綵如瑾禮郡國守相饋遺金帛奇寶相望途巷間綵亦時別所繇不全納而性特漁色溫守劉介其鄉人也治郡亾善狀而新續妻國

色綵微知之特擢介太常少卿拜日盛服膏唇鬢往就介日子何以報我介皇恐感謝一身外皆以奉公綵下拜曰命之矣卽有肩輿入內宅金采絢爛媵婢將百擁妻出就輿去如風介錯愕揮涕而已綵尋遺介千金爲壽又聞平陽守張恕妾美索之不肯乃中恕奇禍俾適戍劉瑾擅權久飫於賄稍厭綵乘間勸曰公亦知財所自乎非盜縣官帑卽剝索小民且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十不一而怨且十及公何以謝之瑾大悟會少監李宣指揮趙良使還饋瑾二萬金瑾疏收金上承運庫宣良咸貶斥有差於是中外人



或稱綵能道瑾善云時綵恃瑾故見內閣臣絕不爲禮間有所托狗亦不允而焦芳亦厚其客段炅炅見綵勢盛卽轉投綵相與構芳於瑾逐之歸內閣人人怨綵也會劉瑾伏誅併逮綵下獄論謀反狀具度死仍磔其屍妻子徙嶺表

### 陸完

完字全卿長洲人也自有傳完爲江西按察使寧王器重之時相名預曲宴併取金壺盃器贈完且指其帶曰子自愛他日當繫之亾疑也完旣入兵部王舉酒酌地曰全卿德我哉先是寧獻王移國南昌草創未給護衛兵王乃大遺完全金寶上章援祖訓請復護衛完依違不能拂遂與之後王反按得狀下完獄具論死 新天子卽位末減戍南中



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恭襄前少師

王公瓊神道碑銘

霍韜

英宗睿皇帝復位之三年歲己卯月甲戌日丙戌時  
癸巳公生於太原之鬻館有吉徵焉公諱瓊字德華  
號晉溪邑居晉水經流故也公四歲能楷書五歲邑  
尹舉奇童八歲通尚書成化庚子舉於鄉甲辰舉進  
士乙巳授工部屯田主事弘治元年戊申理易州薪  
厰癸丑署都水郎中治漕河丙辰四月改戶部陝西  
司郎中己未遷山東叅政辛酉居靜學公喪癸亥冬  
起復河南叅政乙丑冬遷河南右布政丙寅夏陞右



副都御史理鹽政九月陞戶部右侍郎戊辰正月改  
吏部右侍郎宦瑾欲用私人尚書許襄毅公執不肯  
三駁卒用公瑾怒調公南京吏部右侍郎己巳居任  
夫人喪壬申起復戶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賑畿  
內山東饑癸酉六月陞戶部尚書甲戌春以災異乞  
免不許六月以疾乞罷不許乙亥三月乞罷不許四  
月改兵部尚書御史高公韶論公不稱任公韶謫公  
乞避位不許九月再乞避位不許疏六上不許丙子  
二月以疾乞免不許是月復自劾乞罷不許六月又  
求退不許加太子太保丁丑三月加少保十一月以

軍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辭不許戊寅二月乞歸不  
許己卯五月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八月宸  
濠反庚辰十月轉吏部尚書辛巳夏五月下御史獄  
謫戍綏德丁亥禮部右侍郎桂萼疏薦戊子起復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辛卯冬  
十二月改吏部尚書壬辰七月公薨於位公先子靜  
學公師事薛文清之門公幼承家學事踐履實用不  
飾枝言業舉時恒端坐一室不涉市肆試部政日與  
喬白巖王虎谷互益切劘正德時公當樞軸虎谷歎  
曰晉溪才識雖則優亦原學力觀其施諸經濟無一



不由平日講履之素云國家都北漕河特重沿河郡  
置通判縣置丞各一員專任漕事總於都水郎歲久  
撫按時檄判丞兼雜委漕務無專職益弛公典漕務  
申勅丞毋聽撫按檄漕政始肅先是河防掃草積數  
足贍幾年量裁徵數草不積腐民不困徵踰年埽用  
益贏仍議年徵十分之三折銀儲官帑積二年贏銀  
三萬有奇都御史議移補軍糧公曰河漕重務費缺  
孰使志徵之民民益病執不給御史移防河木材葺  
學舍公檄縣官曰急昇材回漕司供缺須時謂公識  
體且曰公力定毅足以有執也公治漕三年凡漕河

里步近遠閘座丈尺漕舟木材之費考稽盡一其  
志繼漕治者按志以稽不爽毫髮服公精練云公理  
鹽政時私鹽行官鹽壅蔽公泣淮檄清強官一人巡  
察滄瀛從運河而南庠私鹽捕之一人巡察襄鄧民  
貨鹽出境捕之一人巡察淮海鹽徒千百爲聚勦捕  
之鹽敝爲清乃議輸粟法議量課中鹽之法議商人  
買餘鹽之法皆未行君子曰輸粟法行邊卒無饑  
也已公理戶部邊帥乞糧草則屈指計曰某倉庠糧  
幾何某場庠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邊卒歲采秋  
青草幾何用蓋饒也何重索邊帥愕愕服公明察不



策  
兵

敢橫乞公涖兵部寇報至公坐籌曰某大帥出某地  
某裨帥出某地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某截  
某關隘某防某奔突某輸餉糧某紀師勲又曰諸凡  
未悉之機主帥權宜從事大事先行後聞公策勝數  
千里如對面談復不膠尼故邊帥不窘束以易策勲  
宸濠反聞朝士愕駭持兩端陰卜成敗爲從違不敢  
正名曰濠反又曰有故事公獨奮曰豎子烏鼠聚刻  
期成擒又曰王守仁據上游躡濠後擒濠必守仁乃  
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 詔削濠屬籍正賊  
名次請命平賊大帥趨南都次請命南和伯方壽祥

策  
必  
擒

防江翊南都次請命南都文武臣戒嚴次請命尚書  
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泰  
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李充嗣鎮鎮江許庭光鎮  
浙叢蘭鎮儀真遏賊衝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已而陽  
明擒濠如公策辛巳之夏公在獄禮部主事梁焯語  
韜曰濠反時朝士歸心濠十之七且曰濠必成屹屹  
不懼獨晉溪一人而已矣丁丑八月武皇帝單騎巡  
邊朝士凜凜曰遠則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  
也議嚴兵守京師公曰上偶出遽嚴兵如有讒夫曰  
將據國也禍孽作矣乃馳奏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



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  
行在又請暫命大帥一人開闢河間近保京師遠控  
齊魯又於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副使二人鎮壓盜賊  
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  
為 駕蹕扈又檄山東河北飭武事又檄在京守備  
時察奸究是時 乘輿出邊逾年無虜警京師至於  
邊服按堵如常公籌畫鎮定之功也禮部廷議建儲  
居守公曰斯議也古則有之我朝有 祖訓在眾默  
然吏部侍郎王鴻儒曰遠謀也匪夷所思耳大學士  
梁儲曰預建儲議邪謀也不可聽乃罷議是時宸濠

陰交賊臣朱寧謀入寧世子司香 太廟朝臣陰

焉大學士梁儲力沮議大學士李時語韜曰儲有社  
稷功外人無知者謂是也是時梁公執議於內王公  
正議於外奸謀乃寢不行江彬許泰扈蹕回將進伯  
爵下兵部曰應州之捷彬泰上勲進秩二級公曰左  
都督上無級也執不上議內閣徑勅吏部封彬平虜  
伯泰安邊伯凡軍功封侯伯由兵部議請乃勅吏部  
例也彬泰實佞倖借兵部議為地公執議雖不能沮  
彬泰倖封國法猶恃存云辛巳春 駕駐通州江彬  
擁邊兵環衛勢極兇赫召九卿覲都下洶洶云江彬



謀逆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九卿凜凜無敢詣  
公曰予也備位大臣天威咫尺敢不覲即日詣通州  
覲王事梁焯語韜曰江彬擁兵駐通州人心實危獨  
晉溪不畏人云彬將掠奪九卿印行大事晉溪反佩  
印往與彬和同如魚水不知何術也韜曰彬獨扈蹕  
邪謀可逞兵部尚書扈蹕將士屬兵部彬有邪謀將  
士不皆從晉溪居中陰制奸變係將士望彬雖有謀  
不得逞此大臣制變之略也亦智勇合德者能焉公  
由戶部任兵部由兵部轉吏部復由謫戎起總制再  
入吏部勲績不畢書獨書數略節取其足法者云爾

韜甲戌春舉進士夏六月歸嶺南辛巳入京公已  
獄矣不識公問曰晉溪何罪或曰結交宦倖濫封爵  
亂朝政罪一也威傷善類罪二也軍功濫陞罪三也  
韜曰若是戮宜也越月韜任主事守職方閱舊牘歎  
曰古有冤誣其王公類乎宦者張永之弟張富張容  
冒安化功封伯彬泰冒應州功封伯內閣畫勅兵部  
填紙尾惟口如勅行而已矣無溢辭故事軍功封侯  
伯兵部上論功奏內閣據以擬勅富容彬泰等封勅  
自內閣無關兵部如曰佞倖濫封亂朝政內閣宜坐  
乃坐晉溪誣一也凡獻軍捷巡撫擬奏巡按紀功



部請覈實御史覆覈乃擬賞典如日軍功濫陞都  
宜坐乃坐晉溪誣二也都御史彭澤以哈密叛黜都  
御史范鏞擅用賊黜官握兵符逮問彭澤先效河淮  
川蜀之大勲輿議惜焉哈密叛覈不得不黜法也范  
鏞擅用軍職罪在無將御史高公韶極詆公公任吏  
部遷公韶秩乃曰公賊善類誣三也乃辯公誣於朝  
公再任吏部韜守母太夫人喪歸竟不面公公薨公  
子朝立委撰神道碑銘且曰知公心跡惟韜爲悉也  
乃著其略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四終



